

匿名信

魏 军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匿名信/魏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9

ISBN 7-80146-095-2

I. 匿… II. 魏…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 22678 号

世纪浮雕·社会纪实文学丛书

匿名信

魏军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2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7.80 元

ISBN 7-80146-095-2/C·41

说不清他是亢奋还是迷茫，总之有些按捺不住。就像三十年前他接到入伍通知那样，激动得彻夜难眠。那时的他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躁动和激奋是在情理之中的，更何况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正翻卷着一股难以抑制的红色风暴，这股狂风暴雨席卷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那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的年代，他穿上了军装要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令人羡慕不已，这怎不叫他兴奋和激动。三十多年过去了，军装换了一套又一套，领章由全红的换成红底黄边的，最后又把领章换成嵌有八一字样的领花，两肩佩戴着两杠三星的上校军衔。五十年代，如果佩戴这样的军衔，那可真是威震一方了。九十年代，军衔也大为贬值，随便扒拉出个什么人，肩头上也是两杠。不管军衔贬不贬值，他却是个堂堂的副师职上校保卫部长，这是千真万确的。

三十年后上校的激奋，自然不像刚穿军装青年时代的心情，也不像加入三支两军行列时，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样不可抑制，更何况今天的他选择了转业，只是为了延长几年退休时间，多工作几年，仅此而已。

上校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按照军队的惯例，他这个年龄，似乎已无晋升的可能，继续留在部队不久将办理退休手续进住干休所了事。这个从参军就干保卫工作的上校，除精通和熟悉保卫工作外，一无专业技术，二无业余爱好，甚至连看钓鱼的兴趣和耐心都没有，一旦退下来，呆在家里岂不是等于等死，所以他选择了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延长工作年限。

“郑毅，你要考虑好。听说省体委人事关系很复杂，你当了三十多年兵，又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能适应那里的环境吗？”身为部队医院主任医师的张筠清，见丈夫固执己见关心地说：“不如混到退休算了，免得抓不着狐狸弄一身臊。”

“现在人事关系哪都很复杂。部队不复杂吗，你们医院不复杂吗？凭我干了三十多年的保卫工作，我想还不致于把我怎么样，而纪检工作基本上和我的专业对口，我能找到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那也算是专业？”张筠清轻蔑地反问。

“不管它算不算专业，在部队谁不知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找谈话’这句口头语，你别说还真有点威力呢。”郑毅想起了过去人们对保卫工作的敬畏十分得意。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如此败坏，杀人、抢劫的事屡见不鲜，谁还怕你这个保卫干部谈话，再说纪检工作和保卫工作毕竟不是一回事，纪检根本不能独立办案，别忘了要在党委领导下……”

“亏了你还是保卫部长的老婆……在部队呆了这么多年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郑毅显得有些激动。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具有高级职称的张筠清会说出如此无知的话来。“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项工作不是在党的领导下。“你听着，我再给

你说一遍，党委领导下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指导公安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保卫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党委领导下，公安保卫工作能做的，纪检工作为什么不行了呢？！”

“公安保卫工作的范围是治安刑事案件，这类工作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的极少，即便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也会及时移交政法部门查处，你这个保卫部长处理过几起刑事犯罪案件？”看来张筠清对保卫工作的了解与熟悉并不亚于郑毅，真不亏是保卫部长的妻子。她停了停接着说：“纪检工作的对象是调查本单位的党员违纪问题，如果单位领导再有违纪问题，你又在他的领导之下，他能叫你调查吗？”

郑毅一时语塞，这一点确实他没有考虑过。他思忖着，觉得张筠清此言不无道理。的确，三十多年来经他手处理的治安刑事案件无一涉及到单位领导，即使涉及到某些领导的子女，只要主管保卫工作的首长支持，也无一例外的得到了圆满处理。工作中他似乎不知道扯皮拆台是何物，这不正说明党委领导的正确吗。因此，每当他听到那句来自群众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干部找谈话”的口头禅时，由衷地自豪和惬意。他以为这是对他工作的肯定和褒扬……这就对了，你没问题有什么可怕的，他想。那么纪检工作一旦触及到领导干部，是不是也会得到支持呢？他想既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应置疑。

张筠清走进厨房收拾碗筷去了，这时已到了掌灯时分，郑毅来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收看新闻……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贪图享乐、以权谋私、搞特殊化，以至贪污受贿、弄权渎职、腐化堕落。这些腐腐败现象虽然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坏，危害很大。如果听任这些腐败现象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所以说搞不搞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

郑毅犹如听到了战前动员令。他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续在香烟上的白色烟灰已有半寸，终于掉了下来，掉在了他的腿上，突然一阵炽热使他清醒了，他看着的确凉绿军裤上留下的洞，笑了笑喊道：“筠清，你听到了吗？电视里讲搞不搞反腐败是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事，可见中央对反腐败的决心很大。有了中央的这个尚方宝剑还怕搞不下去吗。”

张筠清听到郑毅对她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册子走到丈夫身边：“你看看这个。”说着把小册子递到丈夫手里。

郑毅接过一看：“《党纪政纪常用条规手册》哪来的？”

“我给你借的。”

“这么说你同意我转业做纪检工作了？！”

“你的事我从不干涉，不过该提醒你的我必须提醒你，以尽我做妻子的责任……”

郑毅开玩笑地说：“难能可贵，实在难能可贵。”说着翻开几页看了看说：“这上面说的多么清楚，立案、检查、审理都有明文规定，比《保卫工作教程》可操作性还强。有了这第二把尚方宝剑，何愁无章可循。”

“看来你是一个心眼要大展宏图了。这上面说的一点假没有，可是要真变成实际行动，我不敢说全是空话，但至少没那么容易，到时候你落个骑虎难下，连哭都来不及，看你怎么收场。”

“说不容易自然不容易，可也没那么严重，你不必过虑。”

张筠清正欲开口听到有人敲门，急忙开门：“部长来了，快请进。”

来人不是别人，是前任保卫部杨部长，此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做保卫工作，一直干到离休也没跳过槽，人称老保卫。郑毅参军后在他手下干了三十年保卫也没换过别的工作，因此很受杨部长器

重，他是郑毅家的常客。如今杨部长已经离休，闲暇无事，除在家练书法外，还有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爱好，就是爱看足球。家里人怕他看激烈的球赛心脏受不了刺激，没少和他发生争执。这个犟老头却说：“当年打仗激烈不激烈？激烈。我怎么受得了，不是照样往前冲吗。怎么老了老了到娇贵了。”

他的这番“宏论”实在叫人啼笑皆非。

杨部长走进客厅不等让座自己就坐在沙发上了。郑毅起身站在一旁，老部长反客为主指了指沙发说：“小郑你就坐着说吧。”俨然一副首长听汇报的神情。

郑毅一时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何时向这位已经离休多年的老部长约定了这次汇报，于是说：“老部长，说什么呀？”

“要叫杨部长。”杨部长不耐烦地纠正着说：“你说说什么？！听说你要转业，去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不该向我汇报汇报，还叫我找上门来。”

郑毅这才恍然大悟。的确在这人生转折的路口上，这么大的事，怎么就没想起主动听听老部长的意见呢？！而老部长却依然惦记着自己，还让他黑灯瞎火的为自己的事专程登门造访，看来退离休干部是多么容易受到冷落。我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别人冷落他，我可不能冷落他，真该死，我怎么也不自觉地与这社会通病为伍了。郑毅心里暗自责怪着自己说：“是考虑过转业的问题，可是还没定下来，我打算定下来再向你汇报。”

“废话。”杨部长有些不快地说：“定下来还汇报什么。说说你打算去哪，做什么工作？我总得给你参谋参谋吧。怎么嫌我老了，不中用了？！别忘了没我给你指路你会扛上俩杠仁星？！说不定早叫人家打发你回老家撸锄把子去了。”

杨部长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好老头，他对部下要求很严，训起人来虽说叫你无地自容，但却叫人口服心服，丝毫没有个人的杂

念。张筠清深知老部长爱兵如子的心情，急忙安抚他：“杨部长您别生气，刚才我还批评他来着，叫他先征求您的意见然后再定。”

老部长其实并没生气，只不过说些笑话罢了：“我说小郑不会忘恩负义嘛，有个打算没有？”

郑毅这才松了一口气，讷讷地回答：“现在省体委纪委有名额……”

杨部长想了想说：“中央提出加大反腐败力度，纪检工作就是该加强，和保卫工作也对口。好，我看可以去，刚才你说还没定下来是人家不同意？”

“不是。”郑毅得到支持高兴地说：“我正和筠清商量，还没得到她的批准呢……”

“是这么回事。”杨部长诙谐地说：“小张，看来我这个离体的保卫部长是该彻底休息了，你不画圈他就没辙。小张，咱们可还是同行呢，是不是也听听我的意见？”

“同行？！”张筠清不解地反问：“我和你们怎么是同行呢？”

“医生是治病救人，保卫工作是治病救人，小郑要去干纪检工作也是治病救人，这还不是同行？！我看可以去。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腐败的有关精神，现在亟须加强纪检队伍，小张你看是不是可以批准了？”

“既然杨部长同意了我也没有意见。”

“小郑，听到了吗，关键时候还得我老头子出马，不要以为我离休了就什么也管不了了，这是世俗偏见。”杨部长对自己发挥的作用很是满意。

“杨部长批评的对，我都记住了。”郑毅高兴地说。

“这就好。到了省体委不要忘了给我送球票，花钱买也行。”

“部长放心吧，您看球我全包了。”

“我负责现场救护。”张筠清诙谐地说。

“怕我犯心脏病是吧？”

三人哈哈大笑。



郑毅拿出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这套毛凡尔丁军装是他所有军装中最合身、最喜欢的一套，平时他总是舍不得穿，今天他要穿上这套军装到省体委报到。他想穿着佩戴军衔、帽徽的军装也许是在这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了。一想到从此就要告别军旅生涯，他的心里不免有些异样的惆怅，尽管他是自愿要脱掉这身军装转业为民的，但毕竟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个春秋，这也许是他今天为什么穿军装的真正原因。

郑毅站在穿衣镜前，一生中第二次如此认真地端详自己的尊容。

他似乎不太相信，镜中穿戴整齐、严肃端庄的果真是他吗？！他审视着镜中的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穿上军装在镜前的心情。那时他觉得已经完成了由一个老百姓转换成一名战士的飞跃。从那时起，他想这套军装将伴随他一生；谁能想到三十年后，他又由一名军人蜕变成一个老百姓。这套军装的一穿一脱竟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三十多个秋冬。人这一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留恋

军旅生涯，留恋这套年轻人穿上成熟老练；老年人穿上年轻振奋的军装。因此，他的心中不时涌出一丝怅惘，他几乎在怀疑转业为民这一决定是不是太轻率了呢。然而现在他已无法改变了。这使他感到有些悲哀。

郑毅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来，沿着南海路径自朝中央大街驶去。

南海路是环绕半个海滨市直通市中心的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一侧是一望无际的蔚兰色的海洋，迎着明媚的阳光眺望大海，那滚滚的海浪闪烁着银光，撞击在岸边的岩石上。浪花飞溅，仿佛从空中倾洒的珍珠散落下来。巨大的岩石仍岿然不动，只是在那苍老的绉纹上，又凭添了几多流淌的泪痕，给人以凄楚之感。

郑毅爬过一个陡坡，驶过海水浴场，早晨的海水浴场游泳者寥寥无几。沙滩上有人赤着脚踏浪的源头悠闲地散步，沙滩上留下一排排深重的脚印，转眼间又被无情的海水吻去了……

郑毅来到中央大街。中央大街是南北走向，与中央大街相连接的南端有一个栈桥，这栈桥有三百多米长短直通大海，终端有一亭阁，过去是陈列书画的展室，现在扩建后的亭阁已改为游人观海、纳凉的卡拉OK厅。郑毅从栈桥路口处蹬车往北上坡爬行，不一会就已满头大汗，他不得不推车步行，这时他才发现这个半山路的海滨城市为什么自行车少的可怜，今天自己骑车走这么远山路，简直是冒傻气。

郑毅终于来到省体委驻地。接待他的是省体委副主任兼党委书记匡久成。他六十多岁，中等偏低的个头，两只大眼睛按放在不大相称的瘦脸上，不时施放着缕缕让人捉摸不定的光芒。他的头发是黑的，几乎找不到一根白发，但因为毕竟上了些年纪，显得柔软而稀疏，为了使人看上去还觉稠密，他把头发偏分到右侧，一直斜梳到眼眉处，如果他再能把微驼的脊梁挺直点，颇有几分阿道夫。

希特勒的神采。

郑毅接过匡久成书记递过的水杯，不卑不亢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表示了谢意。匡久成打量了对方一眼，眼前这位上校军官能听我的指挥吗？！他似乎被郑毅，不，确切地说是被这套上校军装所震慑。他想：如果你脱了这套军装也许就没有这么神气了。他掏出一盒阿诗玛香烟，抽出一支点然后吸了起来，然后把香烟扔在桌上，并没让郑毅抽烟。郑毅并不介意，只是静静的等待匡书记的发话。

匡久成连吸了两口：“听说你在部队一直做保卫工作？”

“对，干了三十多年……”

匡久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瘦小的身躯无关痛痒地说：“纪检、保卫都是党的工作的十分重要的部门，就其工作方法、手段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对你来说不会感到陌生，只不过是工作环境从军队转移到了地方，恐怕还要适应一段时间，你先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匡久成吸了一口烟停了一下，然后走到文件柜前，顺手旋转了一下号盘，打开了文件柜的铁门，取出一个文件袋，放在郑毅面前继续说：“这是前几年由省纪委直接调查的一起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错误的案件，一直没有处理，你先看一看这些材料，事隔四年了，需要重新调查取证的，尽快组织人力调查，这是体委系统广大群众最关心的一件事，处理好这件事，对你今后在体委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

郑毅闻听此言不觉一怔。他想调查核实违纪案件，这是纪检干部份内的事。怎么，处理好还有好处可言，那么处理案件的标准是什么呢？郑毅脑海中闪出这个问题连他自己也不曾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本来嘛，处理违纪案件的标准，唯一需要遵循的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为准绳。那么在匡书记看来，似乎还有什么别的含意。郑毅不便多想，抬手正欲打开那个文件袋时，匡久成书记又开口了。

“现在不要看，先不用急，我带你到各部门看看，和大家见见面，今后工作起来也就方便了。”匡久成指了指那个文件袋说：“先放在这，等会拿回去再看吧。”

郑毅点了点头，在匡久成的带领下先来到省体委机关各司、处、室，然后走出办公大楼向各运动队驻地走去。他们从体操队、足球队、田径队出来后已经十时三十分了，匡久成对郑毅说：“外边还有国防体育几个俱乐部的驻地，今天不去了，咱们现在到业余体育学校和体育场去看看。”

郑毅表示同意。

这个体育场郑毅并不陌生，他不仅不只一次的在这看过球赛，而且还荣幸地参加过省五届运动会的保卫工作，在这里整整住了一个多月。这个体育场是全省最大的一个可供田径、足球比赛的体育场。环形的看台后面，一层是库房和健身房，其它三层是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的住房和办公的地方。这里餐厅、浴室、小卖部、会议室、放映室一应俱全，比赛、训练十分方便。匡久成和郑毅走进西服务台门栏，看到服务台内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上衣的女服务员后叫道：“小黄，你们处长在吗？”

女服务员一边擦着柜台说：“刚上楼。”

女服务员抬头看到跟在匡久成身后的上校军官惊喜万分：“郑部长你怎么有空到这来了？从五运会到现在有十多年没见了。我嫂子常想叨你，那次要不是你帮忙进医院，非耽误了不可。我嫂子一直说要谢谢你呢，可你走了一直没露面。”

“这算不了什么。”

小黄这才想起他们找处长的事。“你们找处长，我打电话叫他下来……”

“不用了，我们上去吧。”匡久成代为回答。

小黄笑着点了点头。

匡久成边上楼梯问：“你们认识？”

郑毅说：“省五运会我在大会保卫部做保卫工作，就住在西服务台二楼，每天上下楼都见面。”

匡久成站在楼梯上对小黄说：“小黄，老郑同志已经转业到省体委当纪委书记了，以后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了。”

“真的?!”

郑毅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对她的回答。

小黄还要说什么，见他们已踏上了二楼楼梯，被墙壁挡住了身影，小黄欲言又止。

半个小时后匡久成、郑毅从楼上下来，匡久成对郑毅说：“你们聊会儿吧，我先回去，那份材料待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郑毅送匡久成到门口后，注视着匡久成远去的背影，听到小黄的喊声才返回服务大厅。

服务大厅内黑白相间的水磨石地面闪闪发光，洁白的围墙距地面一米多高处镶嵌着米黄色的墙围板，四周摆放着黑色皮沙发，沙发前有茶色玻璃茶几。大厅中央有一个三米多高的记功柱，上面镌刻本省破全国纪录和世界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的名字。顶端上有一运动员塑像。记功柱四周在汉白玉石座上布满鲜花和松柏，尽管这鲜花、松柏都是纸做的，但仍栩栩如生十分逼真。通向二楼的拐弯处，是大厅一处不规则形同刀把的角落，与大厅米黄色围墙相呼应的柜台，巧妙的弥补了它的不足，一眼看去整个大厅壮重、大方、整齐、清洁，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小黄给郑毅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又说了些感谢他帮她嫂子住医院抢救的事。双方客气了一番后，小黄才想起匡久成说郑毅转业的事：“你真的转业到体委工作了？”

郑毅从她脸上看出小黄对他的选择并不满意，因此只是“嗯”了一声。

“早知道你转业，说什么也要告诉你，去哪也别到这儿来。”

“为什么？”

“这儿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不管他人际关系复杂不复杂，我按党纪党规办事……”

“就怕你办不成事。”小黄不无惋惜地说：“你查普通老百姓也许还成，查头头成吗？！你还没查他，他准先把你查个底儿掉。”

“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他查我什么？”郑毅显然有些激动了。

“不贪污受贿照样找茬查你，你不是没问题吗，先把你搞臭，最后来个不了了之，你有什么脾气。”

“有这么严重？！”郑毅没了底气。

“也许还不只如此。”小黄见郑毅不语，感到话有些过头随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点好。”

郑毅听了，觉得小黄不失一片好意说：“谢谢你的提醒。”

辞别了小黄后，郑毅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他反复思忖着小黄的话语，是啊，如果领导班子内部有人以权谋私、贪脏枉法，要秉公查处岂不是与虎谋皮吗？！如果果真如此这可真是骑虎难下了。

自从郑毅决心转业到省体委出任纪委书记后，不知出于什么思想状态，他对报纸、电视上报导反腐败斗争的消息和中央的有关精神尤为关注，这大概就是革命军人的责任感的体现。在他阅读和收看这些新闻时，他曾受到过鼓舞，他以为中央反复强调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定能取得阶段性成果。诚然，他从报纸上也看到过，个别地区和部门对秉公执纪的纪检干部打击报复，甚至杀害纪检干部的报导。每每想起这些，他的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他怀疑自己转业到省体委当这个纪委书记是不是真的是一次错误的选择，特别是一想起他那个在军事检察院的战友，曾多次推荐他去省检察院工作时，他十分后悔这一信息来的太迟了。因为他得到这一消息时，他已经到省体委报到了，这一铁的事实已无法改变，不论

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郑毅心里空荡荡的。他想,这种情绪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不是患得患失呢?!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什么时候侵入到自己的头脑的呢?!郑毅似乎无力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的评价。他想起了妻子张筠清对他的忠告。人真是怪的很,有时很难听从家人的劝告,即使是一个浅而易见的事,也可能固执己见,然而对于局外人的意见又常常视为神圣,郑毅也不例外。他听了小黄的一席话后,着实在脑海中掀起了波澜。他十分后悔在他决定来省体委前,为什么就没想起征求小黄的意見呢,不管怎样彼此都有一些好感,这是一种比眼前关系还要密切的准朋友关系,特别是帮她嫂子住进部队医院后,这种关系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的确定。但因为平时缺乏联系的机会,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甚至省五运会结束后,十几年来竟没有任何联系,这次见面他已经感到小黄的热情不是一般的纯公式化的宣染,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纯洁的友谊吧。今天邂逅相逢,小黄的话语自然又在他脑海中产生了一缕缕涟漪。

郑毅上班的第二天匡久成就把一个卷宗交给了他。这是一个反映前任党组成员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错误的材料。这个案件是已经拖了四年而又毫无结果的积案。郑毅从案卷中抽出一份调查报告仔细阅读着,这时他才发现,这份调查报告后面,除附有一张当事人申请筹办“海科经济发展公司”借款 110 万元的复印件外,其它的证据材料几乎没有。他翻阅完调查报告思忖着,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脑海中又浮现出过去办案的种种往事,这些案件大都与社会治安和违法案件有关。尽管有的还够不上犯罪,但也已超越了违犯军纪的范围,其性质有的虽并非十分恶劣,但究其原因和责任并不难找到案件的来龙去脉。然而眼下“海科”一案,不论从性质、责任和案件形成的原因等方面,都无法与过去办过的案件类比。现在调查的这起案件,主要当事人已经潜逃在外,已无法追究

其责任，除非移交公安部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否则那写在纸上的110万元巨款是根本无法追回的。现在处理这起案件，只能追究其与本案有关的部分当事人的责任，而这些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自己是无辜的，这些人充其量是失职错误而已，尽管他们在考察联合办化工厂时，过多的替化工厂违心的说了些好话，同意了合办，并且拨款购买了两台锅炉已欠不妥，但并未查出以批准创办和拨款“海科”公司为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那么处理谁呢？如果真有以权谋私和受贿行为，也只能在主要当事人落入法网后，才有可能调查核实清楚。当然，这还取决于主要当事人是否坦白交待，倘若他闭口不谈还是枉然。郑毅办了那么多的案子从来没遇到过像今天这个案子叫他束手无策。他以为这个案子再调查下去已无任何意义。他想，我怎样给匡书记说呢？看来匡书记对这起案件的调查有独到的见解和兴趣。他突然想起小黄的忠告。此案如果不查，匡久成会同意吗？！那天报到后匡久成带他到组织处与大家见面，不知为什么匡久成对组织处长说，“今后大家多协助郑毅同志工作，都是自己人嘛。”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一般的寒暄也许不为人多思，当然作为郑毅这个新来乍到的人来，更没有多想的必要。人家把你当成自己人，你没理由把自己摆到这个集体以外的位置。说文雅点叫作不识实务，说难听点叫不识抬举。想到此，郑毅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他仔细一想，那天从组织处长的神态和话语来看，似乎他们对自己早有议论。郑毅终于想起来了，有一天匡久成到转业办了解转业干部情况时，当他听到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匡久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以这样说，郑毅能转业到省体委，碰到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匡久成，没有他的推荐，郑毅也许与省体委无缘了。那么这个案子查不查，这自然要听从匡久成的意见了。如果放弃对此案的调查匡书记会同意吗？！一旦不同意我会不会在他心中留下不听招呼的阴影呢？